

鳳雙飛全傳

長篇唱詞說部

廣益書局刊行



雙飛全傳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

說話。郭殿下這一日午後。閒坐外廳。正與逸少講話。却好楚凌霄進來稟事。這位張都督是個好動之人。不耐煩坐着。聽就往內堂而走。不一回。凌霄退出。郭殿下也就進來。那知到正房。姊弟二人一齊不見。宮娥稟道。今日二夫人偶染小恙。夫人親去看他。侯爺進來。曉得夫人不在。就往西樓下去了。凌霄道。可有別人同去。宮娥道。去是單身。只有何夫人先一回去看慕容公主。此刻大抵還在那裏。凌霄聽了。又觸着心事。隨即走過西角門來。若講這座西樓。本是與正房一並的。不過是天井隔開。圍牆上另有牆門。門外却是一條過路。一頭通進內裏角門。一頭原好走到外邊去的。凌霄走到過路。只見這牆門虛掩。內有喧笑之聲。正像逸少與人講話。(喝)即時步到當門處。門縫睜睛望裏邊。果見張郎朝內立。庭心簇擁衆丫環。中堂並立身朝外。正是蠻姬與淡烟。也不知甚麼東西拿在手。大家觀看笑聲連。須臾又見張賢弟。接過收藏入袖間。稱謝連聲還奉揖。慕容公主變容顏。口稱此寶非常物。是我家藏數十年。與爾閑觀誰送你。這般皮賴與人纏。(自)逸少笑道。你雖不會送我。我却心內要他。揖也對你作了。還有甚麼說。公主道。物各有主。若說作了個揖。就要送你。也沒有這許多。逸少道。值甚希奇。我見了上方寶玩。只要拿在手謝了恩。也就是我的了。難道對你作了揖。還說不該。公主道。我不曾做皇親國戚。就是磕頭。也沒用的。快些還我。(喝)張都督聽此言。哈哈一笑。把頭顱。這便是生成沒有君王。上枉領雄兵牽戰船。大事絲毫成不得。歸根原是一婢娟。然而尚有言堪解。你的家財值萬千。一向只認爲我輩有。若然主帥不交還。可知一件非君物。幸得歸還件件全。難道就這點人情都不看。

算來也是理當然。娘娘聽說心焦躁，這等言詞忒泛蠻。主帥還歸他好意，不會要你去周全。因何就要將情謝？如此貪財枉做官，說罷便推何姊姊。淡烟也道莫辜頑，上前要把奇珍奪。皮賴張郎更不還，意欲將身朝外走。娘娘頓足喚丫環，衆環答應忙拖住。亂扯衣衿笑口噴，逸少但將雙袖灑。面前跌倒一鳴驚，被他跨過飛身出。淡烟見他出來，就望東邊一閃。逸少開門不細看，竟往西邊跑了去。幕容公主怒冲冠，慌忙趕出人無影。猜道他身往內堂，吼了一聲眉倒豎。剛剛舉步向東彎，那知正與重瞳遇。倒把裙釵弼一參，自覺心虛難再走。回身灑袖立端然，凌雲佯問道：要往那裏去？這般要緊，公主見他開了金口，只得答道：要問張都督討一件東西。凌雲聽了，也不再問，竟走進門來。公主也只跟着進去。衆婢女見了這位王爺，心內想道：甚麼風吹到這裏？却又怕他一個個低頭垂手而立。凌雲走到樓下，見了淡烟，大家坐定。方問公主道：要尋逸少討甚麼東西？公主一想道：這倒不要瞞，便答道：二姊姊在此閑話，不期張都督也走了來。俺因天色嚴寒，想起箱內有一件辟寒玉的連環帶扣，特地尋尋，幸喜不曾遺失。張都督要看看，俺就遞與他。不料見財起意，他竟放在袖中，俺不肯與他。他又說了許多混話，往外就跑。所以要問他取討。凌雲聽罷，不覺微笑道：他的寶玩不少，那裏真要起這副帶環來？想是見你着忙，故意如此耳。公主想道：你所愛之人，自然總是有理的。只有我一舉一動，就是不該，便說雖然如此，我却不慣與他作耍。怎麼這等希奇？凌雲道：他生性這般，何足爲怪。剛纔也不會進去，你若往外面尋他，殊覺不雅。少刻待我去問他取來，還你便了。娘娘聽得言如此，方把心焦變喜歡。代主殷勤諸婢女，香茶潔點獻金盤。王義弟坐朝南，慢嘗茶味好天泉。凝眸再把裙釵視，腹內躊躇打算盤。若論此人行動處，原非貞靜頗輕儇。爲甚麼前宵偶爾和他戲，就要生嗔口出蠻。連日內房都不走，今朝還是冷相看。想是我天生不帶風流骨，強學溫存亦未諳。難配傾城傾國貌，因而對我總無歡。算來莫過張賢弟，人品風流色又貪。婦女相逢皆合調，配他方是好姻緣。粗中有細何人虎。

忽見重瞳注目觀。心內猜疑真作怪。莫非有甚話兒談。當時立起忙辭別。公主娘娘更不安。(自)一把扯住了道。你說要來吃酒。怎麼又要去了。淡烟道。我想着一事。今日沒有工夫。明日來罷。公主道。你有什么事。可是要去陪楚大官人。淡烟笑道。然也。你若留我。他要惱的。郭殿下聽他說話有因。也是暗笑。恰好吃完了茶。立起來就走了出去。淡烟道。何如。你拉住我。他惱着去了。公主也笑道。他非爲我。實是爲你而來。你若坐在此間。包管還會縮轉來。淡烟道。你說我。我總不怕。竟依你坐着。看他可會轉來。(喝)說罷。將身重坐下。丫環不再把茶煎。紅爐煖酒排杯筷。幾味佳肴果品兼。姊妹雙雙相對飲。看那風飄窗外雪綿綿。書中再講張都督。搶了玲瓏玉扣環。兄長瞧他竟未曉。(自)在西首穿了出來。他的脚步。比馬還走得快。(喝)歸家竟進碧梧軒。書房之內尋師父。只見他閉了雙睛榻上眠。人進房來都不曉。稱奇便坐榻床沿。仰身斜靠他身體。一手將他頸上扳連叫幾聲。不答應。心焦又把耳根掃。夢中驚醒何無敵。兩眼睜開看上邊。見了賢徒方喝道。爲何這等與人纏。張郎笑說真奇怪。向日猶如虎一般。夜裏雖眠心不懷。猫行鼠叫總相關。今朝爲甚神昏瞢。白日青天四體癱。要睡不回房裏睡。可知是夜來差使太艱難。因而出外將身躲。幸是爲徒到此間。倘或冤家逢刺客。頭兒割去怎追還。世威吓道休胡說。我做人身五十年。便說道獨處多時重有婦。看來也只是雲烟。豈像你茅廬乍出無分曉。見色沉迷命也拚。整日在女子堆中。歇打混。胭脂花粉。遍身沾。(自)逸少笑道。我竟算如此。却還是氣爽神清。你即不沉迷。到底爲甚麼這般好睡。世威道。你從小至大。也不會當過甚麼勞碌差使。所以如今只曉得近了女色。便是勞碌。殊不知我做你這個師父。真是頭等苦差。(喝)雖說道小時教你刀鎗技。資質聰明竟未難。一自身榮君賜宅。家庭盡托我當權。外邊若有艱難事。那怕天光熱與寒。帶月披星勞不惜。櫛風沐雨跨征鞍。程途不記常奔走。目下雖稱二品官。食祿豈爲君國事。依然代你管家園。卽如近日賢兒玉。相繼成親結鳳鸞。外事總須尋着我。匆忙兩月有餘寬。昨宵纔得諸

般了。結算清查賬兩盤。血肉人身非鐵打。也有些心煩意悶打頭眩。不望你主人稱讚家奴好。還要來盤曳橫拖信口喃。反把那躲避差衙譏誚我。豈非是個黑心肝。哈哈一笑張都督。原來爲如此勤勞心血乾。我竟忘懷真有罪。此時說透細根源。果然受苦皆因我。累你年高體不安。幸喜如今忙過了。我該調養做醫官。秤一斤人參與你朝朝吃。補好精神便復原。自世威笑道。我無病爲甚要吃起參來。還請你留着自己調養。省得斷喪出病來。又要師父師父的叫。我逸少笑道。甚麼倒運。這等呪人。既不要吃參。待我揀一個絕標緻最溫誠的婢女。與你隨身伏事。以娛老景。何如。世威道。更加多謝。我不是這等骨頭。逸少道。這又不要。那又不。却就難了。亦當初沒有兒子。還說靠我養老送終。如今有了令郎。料想不要我置辦衣衾棺槨。只好待你百年之後。多哭幾場。着三年孝罷。世威道。這些身後之事。越發與我無干。逸少道。若然如此。畢竟怎樣纔好。難道要我殺身相報不成。世威道。這也不敢。只要你心內得知。見我要快活時。由我多快活快活。就儘足夠了。逸少笑道。長篇闊論說了許多。原來只怪我叫醒了。你如今你還來睡着。我自講話。也算快活的了。再把這一件遠來的寶貝。與你看。何如。你遭叱罵我羞慚。張郎又道無妨事。目下區區非幼年。模樣須知不好看。倘然被殿下走來瞧見了。你遭叱罵我羞慚。張郎又道無妨事。目下區區非幼年。模樣須知不好看。倘然被殿下走來瞧時。竟不加拘束。況且分居在兩邊。我倒覺兩耳清閑無趣味。就是他走來罵我也愿承擔。武師笑道。誠如此。便把奇珍借我觀。逸少聞言方舉手。袖中取出玉連環。世威仰面凝眸視。但覺得熱氣侵人似火炎。色似珊瑚明更美。良工琢就淨無斑。當時贊道真奇物。此玉曾聞號辟寒。除了上房何處有。想必是官家賜你在金鑾。自逸少道。並非上賜。實是搶來的。便把慕容珠公主與他觀看之語說了一遍。世威道。既是女子手內的東西。搶他則甚。難道學那金蝴蝶碧玉釵的故事。在重瞳面上。只怕也有些不好意思。逸少道。我又不真。要搶他。不過見他過於珍重。所以與他玩玩。少刻就送還他的。你又來多慮了。世威正待再說下去。忽聽得脚步之

聲。回轉頭來。只見郭殿下已走進房內。急要起身。却被逸少一把捺住。又對凌雲道。師父告我勞碌。所以要睡睡。你正快些坐了。省得又掙扎起來。郭殿下見他這等行爲。忍着氣倒笑道。武師勞碌。坐坐何妨。我只問你到底是個男妖。還是個女怪。逸少道。這話是那裏說起。凌雲道。我只爲你對了女人。常無中生有的打混。見了男子。又要死來活去的啼調。所以問問。逸少笑道。原來如此。我原是雌雄的。你難道一向不知。今日還要問我。(唱)說罷翻身方坐起。抵椿受罵再消閑。那曉得重瞞。非但無噴責。越是溫和好而顏。說起方纔樓下事。想是你有心借此與他頑。思量成就鴛鴦偶。但是無媒不可看。須待我撮合佳人來嫁你。貼這些箱中寶物當妝奩。張郎聽意茫然。兩眼睜睜放玉環。我的性情兄素曉。不修邊幅怕人談。拾環實是閑遊戲。你竟多心是這般。說出驚人奇絕話。全不像多年相好弟兄看。重瞞答道非因此。我已留心數月前。只爲家中多事故。匆忙之際未曾言。如今稍覺身安靜。特地前來講一番。既曉多年爲好友。須知相贈玉嬋娟。定非惡意來相害。何用裝腔又避嫌。(自)逸少道。你自然是一片好心。但我想到底替你不信。(唱)若說你一向不貪花色者。雖云達禮效先賢。也由眼內無當意。因此上寡慾清心了二十年。到如今幸有名花天賜與。若將姿色論媼妍。此人要算人間少。八面風流十相全。比我家姊妹生來還奪目。諒兄無可再憎嫌。若說爲從前廝殺有懷恨。他既投降萬事捐。你有何仇還未釋。若說怕妻房妒忌要拈酸。我家姊妹須知道。爲了他身命也拚。麗玉爲人尤達理。何愁閨閣動爭端。若說怕色多縱慾傷身命。我有雙妻與衆環。你的才能強似我。拔山蓋世久聞傳。收他也只成三位。又不是粉黛成羣應接難。何故必須相轉送。瓦兒太薄厚於磚。重瞞笑道都非也。我的真心不用瞞。實爲他身容太美。我非宋玉與潘安。況兼性寡閨房好。金屋藏姣亦枉然。相女配夫從古說。美人難配薄情男。(自)逸少大笑道。這句話又謙得太過了。從來女子重色。男子重才。就說相女配夫。也只要郎才女貌而已。你的雄才大略。已是四海聞名。就算相貌不大風流。却也人人

贊賞他在沙場上。料也心輸意服。方肯屈膝投降。若果只愛姿容。早已嫁了白秀崐了。還等到今日嫁我麼。凌雲道。秀崐雖美。比到你的骨相。自是天壤相懸。豈可一例而論。逸少道。竟算我比秀崐生得高些。豈不知有一句俗語。叫做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或者你看我風流有致。他看我便面目可憎。你自己便道冷落無情。他看你偏像潘安宋玉。這便怎麼處。凌雲正色道。天下眼睛若有這般各別。真是瞶人反背了。何世威在榻上聽他們議論得新鮮。也笑得忍耐不住。一骨碌坐起來道。小可要來插口。天下眼睛果然不到這般各別。然而憐才愛貌。却也要看他本心。殿下幾時可也曾探過那慕容珠公主的口氣。凌雲道。若對別個。我也不提。武師一向與我們骨肉看承。何妨細說。他的口內固然不曾說甚麼。然而看其神情。就可知得心事。一向在軍營之內。他從不怕人。我若有甚指揮。他也忻然奉令。這原是衆目所見的。(唱)自從奏凱回京後。同往家庭反避嫌。偶或相逢於內室。就如芒刺滿衣衫。坐身不穩如飛去。畏懼尤勝戎馬間。以此看來何用說。可知不是並頭蓮。然而我不將他怪。但恐他身沒靠山。豈不是徒費招降心。幾許何殊身死戰場前。若教嫁了平常輩。非但他身意不甘。我也心傷難自忍。因而在此代周旋。(白)逸少笑道。這些外行話。只有你講得出來。須曉得他雖具英雄。到底是個女子。在軍營裏。還名分未定。自然要像將官一樣。聽你的指揮。及至如今。姊姊既把他接了過去。就像夫妻名分了。你若與他光明成禮。他怕道還有甚麼推辭。你既逼等不明不白的冷攔他。他自然也有些不悅。不與你吵鬧。就算他的清高。難道還肯像白秀崐一樣。不怕羞慚。躺在床上来就你麼。凌雲怒道。我與你說正經話。你却講些混話。我沒這閑口舌。與你調情做趣。只問你到底要他不要。逸少道。要他便怎麼。不要他便怎麼。凌雲道。若要他。我就認真打點。若果不要他。我也就把他另擇良姻。料想偌大乾坤。也決不獨你一個人種。張都督聽他言詞決裂。方纔想了一回。重又笑道。我的好色。久已出名。這等女人。若說不要。真是瞶人反背了。只是有三件難處。也要與你細細商量。(唱)第一來此人相貌雖然美。住日常閒二姊言。性氣剛強兼執拗。行爲正稱自心田。如今對你雖疎冷。與

他這駙馬仍如一體連。若要逼他重改嫁，恐防發惱氣冲天。第二來我家姊妹雖聰慧，萬事通和禮貌嫻，獨有那癡性比男還較勝。生生死死把他憐，縱教愛護親兄弟，未必甘心讓美娟。若聽此言他必惱，還要怪我起意奪良緣。第三來你家妻妾人人淑，我的渾家個個尖，妒忌之心人盡有，瓊花凶狠不須言。妙容外貌雖溫雅，內裏陰柔頗帶奸，深結瓊花而自固，真如猛虎翼增添。此時便平分天下猶安穩，若再要暗地輸金斷不然。以此我身難自主，並非與你故拿班，重聽了噴還笑，見識原來只這些。理法綱常渾未曉，常云夫乃婦之天，我身主意安排定，令姊無從再作難。至若蠻姬雖勇猛，與其一世守孤單，擇婚遣嫁非吾過。豈若真同木石頑，你既畏妻如畏虎，自然不敢與他談。只消原當無其事，待我留心數日間，各處調停都穩妥。那時送你去登山，方不愧子都名號天生俊，消受風流在少年。又省得到處狐偷并鼠竊，心驚膽戰嬉丫環。大才小用真冤枉，也把個好色名兒身上擔。逸少口中雖答應，心中總曉事艱難。世威也把賢徒笑，從小強梁做事蠻，再不道婦女施爲能制你。強梁蠻得軟如綿，將來必拜都元帥。豈止封侯萬戶銜，逸少笑道：我已做故一任副元帥。要陞都元帥也容易，只怕老大要做這個連和六國的都丞相，倒有些費力。凌雲道：你譬如沒有這事，任我做去便了。逸少道：任你去做，還要做得次序周到些。第一要姊姊與那慕容公主心服，方不怪着我家人。第二還要你說自己主張，切不可累我受責。凌雲道：這等話還要你吩咐，我也不是吃飯長大的人了。逸少聽了，方纔閉口不言。凌雲坐了一回，就在書房吃了夜飯，又取了這幅帶環，方纔分散。張都督走到內房，果然切不提。凌雲回到正室，就把這帶扣交與夫人。飛香看了道：這是珠娘之物，幾時送於相公。凌雲道：並非送我，乃是被令弟搶去，我特地替他討回來的。飛香笑道：這等事只有逸少會做。日間我不在房，難道就往西樓下放槍的麼。凌雲道：然也。我有一事正要與夫人商議。（唱）說罷便叫諸環退，自家隨後把門關。回身相對夫人坐，方把那心事分明訴一番。夫人聽，鎖眉尖，半晌沉吟變玉顏。啓口

連聲稱不可。相公雖是好心田，無如此女心剛烈。可記得招降在海灘，也費了多少精神方貼服。如今日久幸相安，君雖未與成連理，彼亦毫無怨恨言。只指望與我相依心願畢，想來情景實堪憐。若然要把他重嫁，非但吾心有缺然，他斷不能從此命。反教烈火透泥丸，況且性急非我輩。抱忿難伸命必捐，却不是一片好心反變惡。從前辛苦化浮烟，非是我爲妻不聽賢君話。端的爲事勢生成在兩難，君若誠心憐此女，又非境界隔天淵。今宵便可西樓去，安慰淒涼共枕眠。方是至情並至禮，如何反出計新鮮。飛香口說重瞞笑，足感夫人是大賢。無奈那世上夫妻多錯配，我身又是性情偏。生平不解溫存調，若與姣娃共枕眠。冷氣逼他先要走，休說道爲雲爲雨上巫山。因而想把他人嫁，並不是與你爲仇學。泛蠶（色）夫人也笑道：好好人身又不是鬼怪，爲何就有冷氣透出來。況且你前日口風也要與他做了暗中夫婦。爲何你今日又變調頭，凌雲道：我初意原要如此。無奈他的情性與我各別，若有些情分，爲甚麼前日這般罵我。又要賭氣不來，飛香道：却原來怪他避了你，所以起出這條惡心。明日我就吩咐不要回避了，凌雲道：避我雖然可惡，然而要把他嫁與逸少，又是我的好心。你既硬派我是惡意，我就認了也不妨。若要與逸少一般對着妻子罰神賭咒，又是不會的。夫人既能吩咐他不要避，又何不就把我的話吩咐了他，他也再無不聽之理。夫人道：好心惡心，總也不必討論了。（唱）但據我身心內想，你和逸少幼年間，情相合，意相連，雙鳳齊飛名久傳，相貌雖殊無上下。論才還是你居先，珠兒既不將君愛，可知是癖性天生愿守單。逸少又非無正室，縱教美俊似神仙。他身性格吾深曉，斷不琵琶別調彈。君若自無留戀意，從今不必再相關。任他一世相隨我，譬若同居在海山。可保終身無變動，何消蛇足又重添。重瞳聽說心煩惱，巨耐夫人太執偏。女嫁男婚從古禮，陰陽配合秉乎天。他身縱使甘孤獨，我做媒人意已堅。又不是將就婚姻隨處送，須曉得同胞手足本相連。嫁他豈弱於隨你，還使他育女生男勝一肩。若說爲與你分離心不忍，縱來同宅豈相懸。

儘堪來往仍如舊。相敘何妨盡日談。我的話兒都說到。此心亦可對蒼天。你身也是聰明質。何不推情稍曲全。難道也學了多能賢嫂嫂。必要我低頭奉告尊前。夫人聽彼言詞厲。也覺心焦不耐煩。耐氣正因拘禮法。嘿然無語倚床欄。(白)郭殿下一時動氣。便說了這幾句。及見飛香小姐半晌不言。忽又自悔道。他却不是逸少。這般聲色。豈可對他。(唱)夫妻有禮須和敬。收拾威風復舊顏。出坐登床攜玉手。問妻何故不回言。夫人良久方纔道。君既心如鐵石堅。妾有何言重勸阻。但憑作主嫁嬋娟。(白)凌雲道。主意雖我作。也要夫人先與他說明。免得臨時跋步。飛香道。既能作主。何不與他當面說明。或者他還畏威貼服。若用我說。又是多費周章。凌雲笑道。你是我的夫人。他是你的令正。自然要你做個通事。況且閨房作事。不比戰場。我雖不順人情。也決不威加婦女。夫人若肯見諒。務必代我一言。飛香道。代言容易。他若不聽。却與我無干。凌雲道。夫人若肯用心。我可保他必聽。飛香道。你既執着這個死法。他若然不聽。竟是我不肯用心了。只却到要拉住你。與他三面對講。講凌雲道。我若與他對面。又覺不便了。飛香道。有何不便。你只是不肯折這口氣。自己勸他而已。既然不肯見他。我還有一法。明日黃昏。我去請他到來。你只坐在紗窗之內。聽我勸他。肯與不肯。就彼此明白了。(唱)重瞳笑道依卿論。幫襯還須用淡烟。只有東樓張麗玉。過於誠實少經權。明朝且慢和他說。免得那事未成功。先鬧傳。(白)飛香道。他是個無用之人。瞞他幾日。極是容易。(唱)但是你既曉沐家賢弟婦。事成那得把我瞞。倘然一怒從天攪。好事多磨又不全。王子回言休過慮。珠娘但肯把頭顱。我身豈無知音者。為好須常在兩邊。就把他當作同胞親姊妹。一般光彩備妝奩。再把那沐家弟婦當場托。縱使他身意不甘。宦室千金總達理。焉能再把面皮翻。至於花燭成親後。也不能威勢相加妾媵看。逸少况兼非似我。自然有法向君前。替他討得花封誥。一樣光輝戴鳳冠。王子說完多少話。飛香小姐更心酸。算來無可重推托。口內應承淚已含。陵鳳目。把夫觀。本是堂堂七尺男。舉動言詞皆合理。雖然貌外有威嚴。此時見我心生。

怪立變溫和口舌圓。斂伏雄心爲笑語。何嘗冷氣逼人寒。况非木偶無情慾。獨到這美貌人兒偏不喜。歡思量到此渾難解。眞箇是前生不注好姻緣。勉強寬衣歸綉被。珠淚頻將玉指彈。（白）郭殿下也曉得他理不能達。情猶未忍。又婉言再三開導。飛香小姐見他如此殷勤不覺歎道。逸少何故自己貪圖美色。要害別人。這等費心。凌雲驚道。這是我的主張。關得逸少甚事。勸你到不要先去埋怨他。飛香道。他若不會說起。你也決不思量。我雖不去埋怨他。知道却是知道的。（唱）重瞳又道毫無有。你若將他這等冤。使我愈加難過意。直須立誓向燈前。夫人失笑稱言重。你只知將逸少憐。說到他時心就急。也能立誓與呼天。可知婦女真堪薄。相送宜乎是理然。這幾句說得重瞳無對答。算來只好竟承擔。（白）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出房。就被天子召進豹房。同了張都督賞雪飲酒。楚凌霄隨侍殿前。何淡烟坐在家中。也覺沒趣。申牌時候。就着自己廚房備了小酌。特請慕容公主與二位夫人到房同坐。飲酒賞雪。飛香小姐就把這辟寒玉的帶環交還公主。公主不知其故。甚是歡喜。又對飛香說。這張都督許多皮頑光景。大家笑了一回。飲到席終。上了燈燭。飛香問道。楚將軍可曾回來。丫環答道。回來的了。因曉得各位夫人在此。所以走過東府中去了。公主道。既然如此。我們去罷。不要攔攔他們。淡烟道。休說這些鬼話。你們若去看我。跟着去坐半夜回來。飛香道。賢妹有興。便同去走走也好的。說罷。就着婢女掌燈。四個人一淘而走。麗玉小姐本來不會吃酒。被淡烟勸了幾杯。已醉得立腳不定。走到自己房前。先自作別上樓睡了。公主也吃得半醉。因這玉環上的情面。已把前日之怨。丟過半邊。又與淡烟說笑得高興。竟同走到正房。方纔坐定。飛香一想。人便同了來。不知丈夫還在何處。只做解手走進內房。原來郭殿下當心此事。辭駕回來。早已坐在紗窗之內了。幾個丫環受了吩咐。也絕不做聲。飛香見他已在坐等。便喚淡烟與公主同進內房。隨意而坐。然後衆丫環泡上茶來。公主一面吃。一面笑道。茶味甚好。今夜要吃到五更。那個走了。不是好漢。飛香也笑道。二妹是個好漢。你這話難不倒他。公主道。你是不大出去。所以不知。我常在外邊。却是曉得。楚凌霄與他真是一對日間走到家裏。就不

肯出房的。何況夜間。飛香道。他們是一夫一婦。又沒有家務匆忙。自然如此。不然可也寂寞。淡烟道。我們兩個都是粗人。就坐在一處。也不過談弓說劍。飲酒食肉而已。你的性情。這般風流放蕩。真虧沒個男子。到你房內來。若是進來。不知還要怎麼樣。公主聽了。就把反手一掌。淡烟把身子一閃。只聽得豁啣一聲。早已推開了一扇窗紗。（唱）郭殿下。坐床前。倒被他們嚇一參。虧得個伶俐丫環窗外立。忙伸一手就來關。二人不曉重睡在。忍笑仍然坐兩邊。公主將身檯上靠。適逢檯上有書篇。大都總是詩文稿。信手抽來燭下翻。（白）只見書上面寫着燕京雜詠四字。便問道。這是殿下的詩稿麼。飛香道。他自來不喜做詩。所以沒甚詩稿。這本詩稿。還是逸少小時初進京來做的。（唱）我與他姊弟分離經五載。歸來此稿尚依然。因而在此重翻閱。雖是他身信筆填。却有京城諸景物。不妨看看也消閑。娘娘笑道。誠如此。他的爲人半像頗。料想言詞無正道。做來必像口中言。說時放盞睨睨視。開首詩題詠沐園。（白）淡烟道。這本詩稿。看便許你看。解要我解的。公主道。我雖不會做詩。這幾個字。議總還解得。何必就要你解。淡烟道。字議怕道不解。只爲你不認得題目耳。卽如這個沐園。你曉得在何處。公主道。這却不知。真要你解的了。淡烟便把初進京城寓在沐都督園內之事。與他說了。公主方纔去看。所詠。不過是亭臺花木之類。便笑道。原來做的詩。到不是混話。只與他相貌一樣。極是豔麗英雄。凌雲在內聽了。暗想。這般口氣。未必不肯嫁他。看看這本詩。倒也好的。公主看完這幾首。看到了詠白無雙十首竹枝詞。淡烟便道。這十首真是笑話。我從前最喜念。如今却也忘了。你要逐首念出來。待我講你聽。只是不要又來罵人。公主道。我今夜吃了你的酒。着實歡喜。再不動氣的了。說罷朗聲吟道。

餘桃滋味世同甘。美女何能及美男。樂府舊傳周小史。今時小史亦何慚。

（白）不覺笑道。我看白如玉的相貌。也只平常。那裏就勝過美女。況且餘桃滋味。也未必世所同甘。稱贊得太過了。說罷又吟道。

解語芳姿在玉欄。東王終日笑相看。豈知風雨從空至。斷送花名一夕殘。
(白) 因問道。這主人是那個。這風雨又是甚麼人。淡煙就把白無雙。自小養在沐家。被張起鵠強奸之事說與他聽。又道下邊一首便是。詠張起鵠的。公主又連吟道。

高才自擬占鰲頭。賈勇先登月窟遊。貴子却教人共拚。邯鄲俠客假風流。
淒涼旅館歎黃昏。坐擁紅爐火未溫。何幸夫人天上落。碧紗帳裏夢消魂。

(白) 又問道。這個是誰。淡煙說。白無雙逃出外邊。被張綵藏匿在家等事。公主又吟道。
閨內施威爲狡童。天街怒馬勢如風。華堂大廈何堪惜。惆悵雲歸玉軸空。

(白) 公主又問淡煙。淡煙又把沐都督平寇回來。打到曹元家內。搶回白無雙之事。說了一遍。公主又吟道。
掩泣歸來無限羞。新歡爭似舊溫柔。芳心不作沾泥絮。又逐東風到隴頭。

(白) 又問道。這是那個。新歡淡煙笑道。這個人論理不該講與你聽。然而他做兒子的。尚且把父親說笑。何妨我是繼女。這就是姊姊你尊翁張太爺了。住在沐府。也與無雙有交。無雙心內還念着張綵。所以又逃了出來。張綵把他寄在劉瑾家的。公主也笑道。我却不認得這位太爺。淡煙道。他的神情面目。與姊姊一般。生得風流跌宕。只多了些鬚鬚。下邊兩首就說着你的尊夫。一連讀下去。便了。公主又吟道。

一朝貴寵事承華。專夕傾宮劇可誇。却笑吹笙王子晉。也來偷折半枝花。
雨散雲飛出楚宮。幾回回首望重瞳。人間天上音容隔。最苦相思是病中。

(白) 淡煙又講道。太子的宮門。名爲承華門。今上其時尚在儲位。劉瑾把無雙帶進宮中。私侍枕席。郭殿下也奉旨入內伴讀東宮。他性好吹笙。人都說他是王子晉轉世。不知怎樣又愛了他。被太子得知。一場大鬧。就把白無雙拈出宮門。仍歸沐府。又病了多時。方纔好的。公主聽了。也是大笑。又連吟道。

不關情處強關情。金屋深沉住玉英。轉眼更有奇絕事。長江難洗敍塵名。
風波到處破家邦。劣馬由來未許降。何故世人無耳目。拚生還捨白無雙。

(自)便問道。父子聚廳。可是張都督說的自己麼。淡煙道。逸少彼時年幼還小。因為太爺戀着無雙。不肯過園同住。他一時氣忿。竟連着無雙奪了過來。我家爹爹又把取笑。所以做這一首。如今只聽人說。不喜無雙。倒也並無這個名望。那一首就是總結上文。不用我講的了。(唱)四十句都念完。笑得個慕容公主肚腸酸。拋書便對飛香道。天下男兒只這般。為一小廝而鬥搶。怪得說餘桃滋味世同甘。我雖知道無雙號。只當他一向跟隨小使班。直到今朝方盡曉。原來作過大波瀾。別人混賬都休論。我笑重瞳天下頑。枉可身為王子貴。外邊體態重而端。面龐生得如冰冷。平等裙釵目不觀。就有極世佳人當面立。其心只當土和磚。若是個真儒學道誠堪敬。為甚麼又與無雙暗裏纏。色膽包身君不怕。公然竊取禁中樹。無雙縱使人妖媚。又不是從一而終好小官。奪在身邊也罷了。還把他誇揚做作美人圈。偏偏遇我兇神性。本欲將他頭掛竿。又是你身攔住我。只將左耳箭來穿。鍋煤塗面還他去。弄得渾如鬼一般。試想他身坐中軍親目覩。不知怎樣痛心肝。我雖陣陣遭他敗。連破三州勢赫然。獨有這一着高棋終讓我。至今說起尙心歡。(自)淡煙道。這便叫愚者千慮。豈無一得。智者千慮。豈無一失。然而一着雖贏。你到底不是他的對手。(唱)不過三天原被他身誘。夜劫空營落套圈。調虎離山城就失。壞心圍裏脫身難。金鞭打在肩膀上。頭重身輕馬下翻。不是我來相救你。殘生早已送鎗尖。烏能活到今時候。酒醉猖狂出大言。算起來時休贊你。還須拜謝我為先。娘娘又道。雖承救。也由我命不該亡脫難關。況有城中人指使。好人無你獨承擔。二人門口滔滔說。那曉重瞳在裏邊。侍女又將茶送上。飛香小姐到心寒。(自)便說道。這些已過之話。說他怎甚。不要認真起來。公主道。那個認真。也不是好漢。你難道也來幫着丈夫。飛香笑道。我的丈夫。到底與你是何名分。

公主道。與我水米無交。有何名分。所以只好隨衆稱呼。淡煙道。已過之話。暫且丟開。既不認真。我再來講。講現在之話。你過來的時候。原說只要跟着姊姊。郭殿下是不嫁的。剛纔這些口氣。却又大有怪他不與你親近之意。(自)豈非酒後真心露。我替你思諒好算盤。他既是反背心腸的奇怪賊。不偷女子好偷男。你身縱有如花貌。那得重瞳帶笑看。兩次從夫成畫餅。長年青鏡照孤鸞。想來不利爲人婦。倒不如改換門閥做一番。拋巾幘。着衣冠。變了個絕妙的美少年。色勝無雙年更少。況有這一身武藝不須傳。充爲將士隨標下。再無冷面像冰團。娘娘不等他言畢。當背將他打一拳。(自)淡煙道。替你這般打算。還要打我。公主道。這是你的本行。所以跟在軍中。還扮着男子。要他愛你。淡煙道。我這副尊容。扮男扮女。總沒有人錯愛。你請放心。公主道。我也曉得他非但好男不好女。還是好醜不好美的。淡煙道。這等說來。又是賤賊。既然如此。你快些把臉上塗了鍋煤。可不比我更醜麼。他必定愛你的了。(也)說得娘娘無對答。兩傍笑滾衆丫環。紗床獨坐賢王子。也怪奸刁何淡煙。好像明知人在內。這般輕口罵連篇。今朝上了飛香當。枉做英雄二十年。只爲無雙多一事。猶如白璧有瑕疵。就被那婦人女了多輕薄。如此批評作笑談。送我賊名原有理。果然有口不能言。吞聲只好由他罵。權做偷兒室內鑽。(自)飛香小姐見他們發鬆已透。便正色勸道。你們說了多時。想也心滿意足了。如今請住一住。再吃一碗茶。聽我有一句正經話。與你們商議。淡煙聽了。便不做聲。公主道。是何正話。飛香道。我說起來。你斷斷不可見氣。就是你們所說之人。昨夜曾對我說。他自知與你相貌不同。性情不配。所以不敢與你親近。公主道。我原說過不要近他。他何必又要說這些多禮之話。飛香道。非但如此。你聽我再說便知。他道你雖不怪他。若是這等一生寂寞。他又於心不忍。所以要認你爲義妹。他做主婚。嫁與我家兄弟。言之再四。着落我勸你依他。所以特請你來商議。公主聽了這話。不覺一盆烈火。從肚底裏直透到泥丸宮上來。勉強捺住了道。與我商量甚麼。你的心內何如。飛香見他。聲雖未高。神色已變。明知不了局。却又住口不來。只得答應道。若論我你之意。原要白首。

同歸。怎奈你與他兩下無情。便住在一處。終非了局。逸少的功名才貌。你也素知。況且兩宅相通。原可與我不時相聚。這個主意。委實不差。所以也勸你聽了也好。落得夫妻和睦。育女生男。比到那獨處終身。到底強了幾倍。公主聽到這句話。就跳起身來。劈面一啐道。他是沒心肝的。所以起出這個主意來。你還稍有心肝。怎麼就聽了他的指使。難道與你五載。住在一處。還不曉得我的爲人。說話容易更改的麼。這一個虎勢。就把飛香小姐。嚇得頓口無言。只把身子靠在椅背之上。何淡烟也立起來道。這話端的奇怪。殿下一响。又不曾說。爲何今夜提起來。公主把桌子一拍道。這都是張都督昨日搶了我的玉環。他竟猜到邪路上去了。殊不知你是個見證。我可曾有甚邪意對他。飛香搖手道。夜靜更深。不要這般高聲大叫。賢妹且扯他坐了。聽我再談。淡烟果然把公主扯下坐定。飛香又把丈夫所說的話。細述了一遍道。他蓄此心已久。並不是兄弟求他。也不是玉環起見。你不要錯怪了他。淡烟聽了道。若照這些話。果然原是一片好心。照應你的。依我主見。決意竟是這般。也省得不恰不俐。公主喝道。我就不恰不俐。也不礙了他。這等好心。多謝了他。能說到此間。搶起桌上一隻花磁蓋碗。連着一碗好茶。嚙的一聲。擲得粉碎。又對飛香道。他若必要我去嫁別人。我就如磁碗一般。寧可粉骨碎身。死無葬地便了。(喝)真激烈。是裙釵。嚇得飛香遍體麻口。內連聲稱是了。只求你莫鬧喧嘩。被人知道。徒貽笑。不笑凌雲還笑我差。何淡烟看見他身如此樣。無言可入。但嗟呀。娘娘又聽飛香語。勉強底聲氣塞懷。參到咽喉熬不住。許多美酒共香茶。一齊嘔在房中地。濺溼了尖尖三寸靴。姊妹驚惶諸婢急。攙扶又把手巾揩。氣無所出疊公主。珠淚交流銼玉牙。長嘆一聲休顧我。此人是我惡冤家。當初不在沙場死。到如今一命終須送與他。(自飛香道。你既決意不依。我也決意回他便了。何必這般動氣。淡烟道。他動了氣。你勸他也沒用。快些再把一盞茶來與他吃了。待我好好送他去罷。鳴鸞取過熱茶。公主呷了幾口。就立起身來。飛香跟着要送。淡烟推住道。你也不必出來。只等殿下進來。與他講罷了。那邊婢女我自然去吩咐他們。說罷攙住公主。鳴鸞點了紗燈。緩緩走出正房。向西去了。

(唱)房內丫環俱吐舌 一天歡喜化飛沙 夫人走進紗窗去 只見夫君像木瓜 忍氣問言聽見否 我非不代你安排 奈他執性天生就 枉費心機事不諧 氣極重瞋翻一笑 世間有此劣番娃 今宵使我心無主 反被他身頭上扒 笑罵齊來難答應 方信得男人沒有婦人乖 (自)飛香聽了也笑起來道他們笑實是 不知你在內我也並不曾與他們私通腳線 你不要這等疑心凌雲道不曾知道也領受得夠了 若再知道不知還要罵出甚麼好話來 飛香道罵你都是二妹還帶取笑了他 你是男人料想總不折本 (唱)既然笑罵都聽見 可知道今日之言出本懷 他並未曾真絕你 你今休得念頭差 况兼有我堪爲主 又不是苟合私情出處邪 何苦到的手良緣偏自誤 銀河咫尺當天涯 重瞋半晌回言道 他的性情別一家 酒後胡言皆信口 實情只要你憐他 如今我就由他去 一世當看鏡裏花 料想終身無懊悔 你身也莫代傷嗟 飛香到此無從說 煩惱除替脫繡鞋 嘿歸床先睡了 重瞋舉手閉紗窗 寬衣也是歸床臥 彼此心煩如亂麻 (自)再說何淡煙把公主送到西樓 自然又勸解了半晌吩咐衆婢女小心服事 其時已打二更公主也無興與他作耍 只說夜深了外邊恐要關門你也回去罷 明日再來看我不遲 淡煙答應帶着自己丫環掌燈去了 公主雖把這些茶酒嘔去一團飯食却被怒氣裹在肚中睡到身軀就覺發脹只得把重衾疊靠坐在床上若講他投降之後原把天大事情一齊消去的了不料又有這番舉動就把他那許多怨氣重又提起來了 (唱)聽漏鼓已三更戶外風吹雪勢斜 婢女沉昏皆熟睡 殘燈獨對悶尤加 想起了從前多少違心事 自與飛香遇水涯 夫婦雖虛會結義 同歸白首永和諧 再不料登州惹出飛來禍 好處成仇傷國家 此賊無情心似鐵 止將威武自矜誇 戰場連次欺凌我 幾次紅顏入土埋 終爲飛香情不斷 況兼作梗遇妖邪 承他救我除妖樹 因此上不掛前仇在齒牙 屈膝投降銷壯志 免教戎馬棄屍骸 然而看彼終須冷 我也將夫婦之情撇浪沙 只打算無辱無榮過一世 借他簷下把身挨 那曉得他身尚不能容我 自道高才鬼不差 滿口